# 毛丰美的故事

 2016年03月09日     来源：[辽宁日报](http://epaper.lnd.com.cn/index.aspx?paperType=lnrb)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决定，追授毛丰美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向毛丰美同志学习。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中，要充分发挥毛丰美同志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模范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弘扬担当精神，锐意开拓进取。为更好地宣传学习毛丰美同志的先进事迹，本报特采撷毛丰美生平部分感人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再次走近这位用生命践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毛丰美就是个普通的农民。现在咱家的小日子过好了，乡里乡亲们看上我了，公社领导信任我了，让我带着大梨树社员过上好日子，我咋办？别忘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8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0年，对于大梨树的村民来说，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们推举毛丰美当上了大梨树生产大队大队长，自此，大梨树村村民在毛丰美的带领下，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创业历程，大梨树村也由一个人均收入不足百元，村集体负债累累的小山村，变成了今天社会总产值达14.2亿元、集体资产超4亿元、人均收入超2万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先后被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幸福村庄、全国文明村、全国旅游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当年，大梨树村村民选择了毛丰美，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1980年元旦刚过，大梨树生产大队开始酝酿选举新大队长了。

“树叶青，树叶黄，村村队长干不长。”这是农村曾经流传的一句口头禅，说的是生产队队长更换得多频繁。队长换得频，除了个人能力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原因。当时的农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被牢牢捆住手脚，农村经济几乎瘫痪，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农村经济无路可走，这时候的生产队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处施展。“四人帮”垮台后，大梨树社员已经感到，农村将发生变化，农民生活有了奔头，大梨树村再不能像过去一样频繁更换村干部，应该选一个有思想、人品好、有能力、有长远打算的人来做大梨树村的当家人了。此时，公社领导和社员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了同一个人身上，这人就是毛丰美。

毛丰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初中毕业后便开始当兽医，凭着诚实善良的秉性和过硬的手艺，在十里八村赢得了好口碑，还获得了省科技标兵的称号。当时，毛丰美家的小日子过得殷实。此时公社领导和村民要让毛丰美当大队长的消息传到妻子耳朵里，妻子首先不干了。她嫁给毛丰美后，也穷过，也苦过，现在刚刚过上好日子，她不想让好日子就此失去。她叮嘱毛丰美，不能放着好日子不过，去接这个出力不讨好、受累挨骂的活儿。其实，用不着妻子叮嘱，毛丰美心里也清楚。这些年，他亲眼看见大队干部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都是光鲜亮丽地上台，灰溜溜地下台，多少年过去，山河依旧，村民仍在受穷。这样一个破底子烂摊子，谁接到手里不觉得扎手哇。

那些天，毛丰美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显出格外的热情，虽然没有对他说什么，但毛丰美从他们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信任和期盼。公社党委书记则亲自把毛丰美找到办公室，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直接对毛丰美讲：“小毛，你脑瓜子活，日子比别人过得好，还是党员，应该带领大梨树群众，一起过上好日子。”

群众和领导的信任，共产党员的责任，让毛丰美无法推辞了。他在党委书记面前拍了胸脯：“大队长我干了。”

听说毛丰美应下了，妻子急了。

毛丰美对妻子说：“我毛丰美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一个会点手艺的小兽医。现在咱家的小日子过好了，乡里乡亲们看上我了，公社领导信任我了，让我带着大梨树社员过上好日子，我咋办？小破被———叠起来？别忘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给脸不要脸！”

妻子也没让劲儿：“你现在是要脸了，将来干砸了，让人家轰下来，不是照样没脸吗？”

毛丰美犟劲上来了：“我干砸了，他们把我轰下来，我干好了，他们还会轰我吗？”

妻子马上顶一句：“别人都干不好，你就能干好？”

毛丰美认真地说：“你记着，我不干拉倒，要干，我就一定把这大队长干好了！”

毛丰美说这话，不是一时意气用事，32岁的毛丰美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加上他骨子里就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干什么事，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更何况，从打听到要让他当大队长这风儿起，他的心里就在反复琢磨，真让自己当上这个大队长，怎么干？怎么干的路子没有想出来，可有一点他想通了，“四人帮”垮台了，党不会让我们老百姓永远过穷日子的，只要党给了好政策，让我们放开手脚，就一定会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大梨树的村民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正是基于这种信心，他才有底气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拍了胸脯，在妻子面前说了豪言。

妻子了解毛丰美的脾气，知道他这次是叫真儿了，他叫真儿的事儿，别人就无法

改变了。

豪言归豪言，毛丰美深知要让大梨树这条底漏帆破的船重新起航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他必须拿出自己全部的智慧、精力和心血。于是，他改变口气对妻子说：“当上这个大队长，将来可能就顾不上家了，以后你要多挨累了。”

这话真让毛丰美说着了，从打当上了大梨树生产队大队长那天起，毛丰美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再也没管过家。按妻子话说，家就是他的旅店。

大梨树村又一任新大队长上任了，找毛丰美谈话的党委书记不会想到，一个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优秀党委书记、连续5届全国人大代表，就是从那时迈出了第一步；大梨树村的村民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大梨树村翻天覆地的巨变，来源于他们在正确的时间里选了一个正确的人。而毛丰美自己想到了，从当上大队长那天起，他就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倾注到“村官”这个位置上，就要把毕生的心血全部都浇洒在大梨树的山水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放心！我毛丰美不会走，别说让我去当局长，就是让我去当县长，我也绝不会离开大梨树村！”**

大梨树村出名了，毛丰美出名了，大梨树村的村民却开始惴惴不安起来。

为什么呢？

短短几年，大梨树村穷困的面貌改变了，班子团结了，村民满意了。这几年里，毛丰美作为一个村级领导，不仅展示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也彰显了他对党的政策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的能力；更为突出的是，他勇于实践，敢于实践，总是想在先、干在前。改革开放的年代，不仅大梨树村需要这样的好干部，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好干部。于是村民们想到，大梨树水浅，怕难再养住毛丰美这条大鱼了。

村民们的不安，绝非空穴来风。

那期间，的确有许多单位看中了毛丰美这个人才，县领导甚至已经有了将毛丰美调到县畜牧局当副局长的动议。

毛丰美要被提拔了，毛丰美要吃“皇粮”了。

家里人为毛丰美高兴。提拔了，说明上级看中了毛丰美，将来前途远大；吃“皇粮”，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讲，其诱惑力也绝不亚于被提拔，吃“皇粮”意味着捧上了铁饭碗，终生吃穿不愁。

不安归不安，村民也在为毛丰美高兴，毕竟毛丰美为大梨树付出那么多，被提拔、吃“皇粮”是应该的。但村民开始为大梨树村的前途担忧了，他们想不出，毛丰美离开了大梨树村，谁能替代得了他。他们也不敢想象，毛丰美离开了，大梨树村前景会怎样？村民的这些不安心理和担忧的情绪，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彻底释放出来了。

那是一次普通的采访，采访前记者已耳闻毛丰美可能被提拔，于是，采访中，记者随意问了一句：“将来，毛书记被调走，你们愿意吗？”

本来活跃的采访现场顿时沉默了。

那时候的毛丰美已经是村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一肩挑了。

一位村民很动感情地说：记者同志，倒退七八年，你们谁知道我们大梨树，别说来采访，请你们都不会来。可现在，记者这个来那个走，为啥呀？我们这儿变了？咋变了，毛书记领导得好啊！

一位老者接过话头：毛书记能被提拔，我们高兴。只是我们实在舍不得……

消息传到毛丰美耳朵里，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可以说，倒退七八年，毛丰美听到自己要被提拔的消息，一定会兴奋不已。真被提拔了，不仅他自己从此吃上“皇粮”，全家也都可以跟着进城，一起过上城市人的日子了。但此时的毛丰美，断然谢绝了上级领导的好意。他决定继续留在大梨树村，不仅仅是大梨树村村民舍不得他，他也实实在在舍不得大梨树村了。从上任那天起，毛丰美脑子里装着的就是如何改变大梨树村的穷困面貌。白天想，晚上想，大梨树村的远景规划渐渐成熟，美好蓝图也十分清晰了。这个时候让他离开大梨树村，这些远景规划靠谁来实现？

毛丰美意识到，要大家跟着他一心一意地奋斗，落实那些远景规划，把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首要的是给大家一颗定心丸，稳定大家的情绪。于是，他在群众大会上郑重承诺：“放心！我毛丰美不会走，别说让我去当局长，就是让我去当县长，我也绝不会离开大梨树村！”

毛丰美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做的。后来确有破格提拔他当主管农业副县长的机会，真的被他放弃了。

毛丰美的话赢来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毛丰美接着话锋一转说道：“你们不希望我走，可有一条，那你们可要跟着我受累了！”

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有你领头，累死我们也干！”

毛丰美接着说：“只要你们不怕累，我毛丰美一定让你们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毛丰美对众人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梨树村八山半水一分田，大头在哪儿？对，在山上！所以我们大梨树村的希望也在山上，我们要想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就要指望着这些山。”

有人沮丧地说：“咱大梨树山倒是不少，可都是些穷山，没矿产没土特产，哪有啥指望啊？”

毛丰美说：“穷山要靠治理，姑娘丑要巧打扮。”

接着他追问了一句：“大家想想，要是把这些荒山栽上果树会怎么样？”“要过好日子，小打小闹不行，就要大干，我们就要在这些荒山上建成万亩果园，谁脑瓜快给我算算，一亩地栽100棵果树，1万亩是多少棵？”

有人立刻报出数字：“100万棵。”

毛丰美盯着那人：“再算算，一棵树结50斤果，是多少？”那人回答：“5000万斤！”

毛丰美接着问：“1斤少算，卖1块钱，多少钱？”那人很快算出：“5000万元！”在场群众一阵惊呼。

毛丰美继续开导：“而且这些果树一旦结了果，会有20年的盛果期，那就意味着我们大梨树每年都会有5000万元以上的稳定的收入，加上别的收入，你们说，我们的日子会比城里人差吗？”

在场的群众开始欢呼起来了。

毛丰美摆了摆手，会场静下来。毛丰美认真地对众人说：“我不是在给大家画饼，也不是告诉你们，天上会掉下来这个馅饼，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就是我们大梨树的远景规划，我们大梨树的美好蓝图，要实现这个蓝图，没有巧道可走，只有干，只有流大汗，只有脱皮掉肉！”

**“当干部，最关键的是要无私，心底无私天地才能宽广。我常常告诫自己，当干部千万手别长，嘴别馋，身别懒，像小葱拌豆腐那样清清白白。”**

1985年5月，大梨树村委会决定在凤城铁路车站附近的繁华地段建一座宾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工程，许多建筑公司都盯上了这个“香饽饽”，想方设法承揽这项工程。

一天，毛丰美的一个老同学私下找到他。这个老同学，现在在一个基建队当队长，上学的时候两人在一个班级，是很要好的同学。那时毛丰美家比较困难，这个同学没少帮衬他，对此，毛丰美一直心存感激，总想找个机会报答他。一见面，对方就开门见山，说：“哎，老同学，听说你们村建宾馆，就凭咱俩几十年的关系，工程包给我，怎么样？”“给你干？那不行，我说了不算。”“怎么不算？我早就知道了，你是村里的一把手。”“我是村里的一把手不假，可我身后是全村的老百姓，盖楼的108万元是他们的血汗钱。哪怕花一分，我都得掂量掂量。出一点差错，就对不起他们。”“这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保质保量，盖出凤城一流的大楼，不给你丢脸。当然，我挣了钱，绝不亏待你。”说着塞给毛丰美一沓现金，说这是先给他提成的一万元酬金。毛丰美当即回绝，说：“钱，我不能要，你把它收起来。你当年对我好，我都在心里记着。但公是公，私是私，不能搅和在一起。”那个同学见毛丰美斩钉截铁的样子，忿忿拂袖而去。后来，毛丰美率领村班子成员经过考察，最终确定了一家资质高、信誉好的施工单位，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效益。

毛丰美从1980年起就带领村干部和群众谋事创业。30多年来，先后亲自主持创办村企业，盖高档宾馆，建辽东最大商场，开发万亩果园，拓宽村前公路，建设仿古新村，打造景区新景……这些都是大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照理说毛丰美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他稍微心眼儿一活动，“财源”会滚滚而来。可毛丰美却没有动过一次“歪心眼儿”。

他常说：“当干部，最关键的是要无私，心底无私天地才能宽广。我常常告诫自己，当干部千万手别长，嘴别馋，身别懒，像小葱拌豆腐那样清清白白。”

在毛丰美的带动和影响下，村班子成员以他为榜样，形成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坚强集体，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拉拉扯扯，不互相吃请，不动用公款吃喝。

前些年，上项目，建工程，为了村里的发展，毛丰美认为该花的钱，多少钱也要花。但他认为不该花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能花。在这方面，毛丰美的“吝啬”是出了名的。

20多年前，沈丹高速公路还没有开通，从凤城到沈阳开车需要五六个小时。毛丰美和村干部有时到省里办事，经常是凌晨两三点动身，为的是赶在人家8点上班时准时到达。他们上午办完事，上车掉头就往回赶。午饭经常在本溪境内的一个叫做祈家堡的小镇吃。为啥？因为那地方吃饭便宜，一碗面条一元钱，这也是毛丰美多少年来的标准午餐。

**“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我是干部，是人大代表，要做出样子。”**

毛丰美不但自己清正廉洁，还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他的父亲、弟弟们很不理解，怪他不通人情，虽然是一家子人，不但得不到一点好处，还要比别的村民吃亏许多。

龙凤宾馆开业前没有合适的厨师，村里决定派人到丹东学习烹饪技术。毛丰美的四弟毛丰义有点厨艺基础，宾馆经理也觉得他是个合适人选，把名单报到村里，村里其他几个领导都同意了，可毛丰美就是不同意。四弟闻讯找上门来，“哥，我去学厨师你为什么横着不让去？”“因为你是我弟弟。”“是你弟弟怎么了？是你弟弟就应该一辈子在家挠地垄沟呀！”“老四，我安排自家人，别人怎么看我？我说话谁还听？”“得得得，我权当没有你这个哥。”毛丰义翻了脸，悻悻地走了。

1986年夏天，毛丰美的五弟毛丰年订婚，父亲打算好好操办一下。毛丰美知道以后，来到父亲家，说：“爸，咱们可不能带这个头，人家来不光是看你的面子，主要是冲着我这个书记来的，这对群众影响不好。”他父亲说：“这几年我的钱也没少往外拿，也该往回收一收了。”毛丰美说：“你实在要收礼，那我给你200元钱。”后来他真的给父亲送去200元钱。

2009年毛丰美的母亲病故。村里的老亲故邻、亲朋好友闻讯都赶来吊唁，像往常一样，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准备了礼金。可到了毛家以后却不见写礼账的，因为毛丰美预先想到了这一点，在贴在父亲家门旁的讣告中写道“……向来为老母亲吊唁的表示感谢，但绝不收礼金”。

2012年11月12日，毛丰美90岁的老父亲去世。当天，毛丰美便召集兄弟们开会，商定安排老人后事等事宜。一切安排停当后，毛丰美特别强调在收受礼金方面，要像三年前老母亲去世时一样，在讣告中写明不收礼金。但这回家里有人不同意了：“你是党员干部、人大代表不收礼，我老百姓收点礼，还能犯法吗？”

“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我是干部，是人大代表，要做出样子。”“我定的规矩，不能破坏。只要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得照办！”毛丰美说。

毛丰美积劳成疾，病情越来越重，在他病危弥留之际，凤城市委领导看望他时，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只说道：“我这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大梨树。我死后，要从简，坚决不能大操大办。村里都坚持几十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而破坏了。”同时，他也反复叮嘱儿女，在他去世后不要大操大办，不要收礼金。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感动，为他坚守清廉的一生而落泪。

毛丰美，一个忠诚于党，清正廉洁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榜样，永远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行。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毛丰美，知道自己是农民，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

“赞成162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通过！”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在这个影响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重大决定背后，有一位普通人大代表整整呼吁了八年，这个人就是毛丰美。

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现代意义来看，农业税一直被人们称为“皇粮国税”，缴纳农业税是种地农民履行的义务，这一点，从未有人质疑过。毛丰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开始思考农业税的有关问题。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毛丰美，知道自己是农民，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他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全国农民身上。

曾经有一位领导在人大座谈时问毛丰美，你提的建议是你们村里的事儿吗？毛丰美说，不是。领导接着问，是你们县里的事儿吗？毛丰美说，不是，我的建议是全国农民的事儿。领导赞许地点点头说，好，你这个农民代表很称职。

此后，毛丰美一边忙着村里的工作，一边准备人大议案。

一次，和一位来访的村干部闲聊，那位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家里生活条件一般的，一年有几个坎儿。毛丰美一听，觉得有戏，忙问，几个坎儿？你说说。那位村干部说，从春天开始，第一个坎儿是种地，种子化肥是一笔钱；第二个坎儿是孩子上学，学杂费勤工俭学费书本费是一笔钱；第三个坎儿是农业税；第四个坎儿是过年，置办年货需要钱。

大梨树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了比较富裕的村，贫困人口少。外村干部说的情况，毛丰美大部分知道，但是毛丰美没想到农业税成了农民的负担。

毛丰美带着疑问开始调研，不久他就摸清了一些基本情况。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毛丰美拿着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上会。

这一提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无异于一枚炸弹，熟悉不熟悉农村情况的代表，都觉得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农业税收了几千年，你说取消就取消了？土地是国家的，农民种地凭什么不交钱？再说了，农业税对于产粮区、对于工业欠发达地区，是财政的主要收入，取消了农业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缩减，对基层政权建设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全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毛丰美没有动摇。

有反对的，就有支持的。毛丰美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在新闻上播出后，有很多有关方面的专家主动联系毛丰美，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税的利弊分析。还有的专家特意给毛丰美打电话，介绍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在发达国家，农民种地不仅不收钱，国家还有补贴，所以农民种地很有积极性，也确保了粮食安全。从全世界看，没有几个国家收农业税。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时间，需要对问题的再认识。

专家的意见，更加坚定了毛丰美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决心。

有的村民关切地问，毛书记，国家需要税收才能发展，你提出取消农业税，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吧？毛丰美笑了，没事儿，国家发展这么好，农业税才几个钱？以前咱们国家困难，农业税是大收入，现在国家这么富有，党和国家这么重视“三农”问题，早晚要解决。实现现代化，不只是城市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也是大事。对于国家农业税是小钱，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大钱。

毛丰美很认真地问，取消农业税，你高不高兴？

村民笑了，那感情好，关键能实现吗？

毛丰美坚定地说，能，只要你高兴，只要农民高兴，农民欢迎，党和政府就一定会解决

为了获取更多支持，毛丰美反复做一些人大代表的工作，请其他代表签名，但是有些代表拒绝了：“这不是扯呢吗？农业税收了几千年，还能不纳税？”他们对取消自古就有的农业税持怀疑态度，不肯签名，达不到法定人数，毛丰美只好以个人建议上交大会。

虽然取消农业税未能形成议案，但毛丰美既没灰心，更没放弃。此后的几年里，毛丰美每年都会向全国人大提交相关建议，向主要负责部门反映情况、陈述利害。这之后他连续写了5年取消农业税的建议。

2005年12月29日，国家宣布从2006年起，全国取消农业税。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干什么的，而在于他干了什么。”**

毛丰美这个人热情开朗、风趣随和，有典型农民式的幽默。与他接触的人，不但会为他的品格折服，同时也会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即便是当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毛丰美也经常妙语连珠，引出满场赞许的笑声。可另一方面，毛丰美又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从不认输，从不服软。这种性格让他对越亲近的人，嘴越冷，脸越黑，要求越严格。亲戚朋友对毛丰美都是“七分敬三分怕”。子女的眼中，毛丰美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严父。特别是对儿子毛正新，毛丰美总是一派老式家长作风。用毛丰美老伴的话说：“没有好脸，没有软话。”

虽然是村干部的儿子，毛正新从小也没有一点“特殊”待遇。父亲整天忙，很少过问他的学习成长。毛正新直到小学四年级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了初中，本来可以进城读书，却被毛丰美送到了农村中学睡大通铺，上大学之前，毛正新连皮鞋都没穿过。果园清场子、家里清淘厕所这些苦活累活，从来都是毛正新在干，毛丰美从不搭把手。老毛有他的道理：小子要出息就要多磨砺。

但在毛正新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父亲的严厉，而是严厉的父亲和自己的三次谈话。

第一次是劝儿子辞去公务员身份，回村里工作。毛正新1998年大学毕业后，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公务员。随后作为市委组织部挂号的后备干部，在农村挂职锻炼，看到毛正新工作开展得有模有样，毛丰美动了让儿子扎根农村的念头。

一次一家人正吃晚饭，闷头吃饭的毛丰美突然说道：“正新啊，你回村里来工作吧。”话一出口，家里人都不吱声了。“我不干。”半晌，毛正新才小声答道。“我也不同意！”毛丰美老伴见儿子表了态，立即高声反对，“你在农村待一辈子，我认命了，你别扯上儿子，我坚决不同意……”

老伴一顿吵吵，让毛丰美没再说下去。可毛正新知道，父亲是不会死心的。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毛正新没回城，被父亲堵个正着。毛丰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像专程在等儿子。那一次毛丰美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干什么的，而在于他干了什么。”又说，“你要在村里干，就不能给自己留后手，保留公务员身份容易，但那就冷了老百姓的心，老百姓心里最有数。”最后，毛丰美拉着毛正新的手说：“儿子啊，爸岁数大了，身体不行了，大梨树更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回来吧。”

毛正新一直静静地听父亲说话，他从未想到父亲会用这样的话语相求。看着父亲在灯光下花白的鬓发，苍老的面庞，毛正新含泪点了点头。

第二次是在毛丰美病重化疗时。化疗的痛苦让人难以承受。毛正新知道，父亲只是尽力不流露痛苦，怕亲人担心。一天深夜毛丰美疼醒了，睁眼看到毛正新在床边陪护，就脱口说道：

“你怎么还在这，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你别因为陪我，把村里的工作耽误了！”

毛正新看父亲还是这副只要工作不要命的脾气，就说：“爸，您就让我多陪陪您吧。咱爷俩除了工作，什么时候在一起过！”一句话出口，毛正新差点落泪。

“我的话你不听，那我不治了，你在这我肯定不治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回去。”毛丰美上来犟劲，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爬起身，刚坐起来，两行泪水早已涌出眼眶。“你这个小子啊，我不想让你多陪我吗，我不想吗？村里那么多事等着办，你在这干什么？”

“爸，你别说了，我走还不行吗？”毛正新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紧紧抱住父亲瘦弱的身躯。那是儿子成年后爷俩的第一次拥抱，也是最后一次拥抱。

病情极度恶化后，毛丰美回到家中。他已经出现多次昏迷的症状，可他每次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大梨树景区的规划工作。一次毛丰美清醒过来，提出要去“干”字广场和村史馆看看。家人拗不过他，只好用轮椅推着他。去往“干”字广场的路上，毛丰美一直在布置下一步的工作：新建景区停车场的位置、鲜花观赏带的种植、果树的更新维护……他的思路还是那么清晰，工作要点抓得还是那么准确，可身边的人一边听一边偷偷抹眼泪。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丰美去世前三天的晚上，他提出要去看看村里刚刚更换的太阳能路灯够不够亮。他那时坐轮椅都可能支撑不住了。毛正新不忍心把父亲抬到街上去，就和姐姐努力搀扶着父亲站到窗前。毛丰美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看到灯火绰约的村落，宛如静美的江南水乡。倏地，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反手握着儿子的手，吃力地说道：“儿子，你怪不怪我，让你回来？”

听到儿子的回答后，毛丰美露出了笑容。

2014年9月26日凌晨3点40分，弥留之际的毛丰美，嘴角颤动，想要说什么。老伴把脸贴在他的耳边，猜测了几次，他都在摇头。毛正新跪在床前，拉住父亲的手说：“爸，放心吧，我会一直在大梨树安心干下去！”听到这话，毛丰美点点头，慢慢合上了双眼，时钟停留在3点55分。

这是毛丰美最后的无声的嘱托。 (图文均由丹东市委组织部提供)

**毛丰美的故事**

2016年03月30日 来源：辽宁日报

**编者的话**

毛丰美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楷模。为大力学习弘扬毛丰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争做毛丰美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本报今日继续刊发毛丰美同志的感人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模范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弘扬担当精神，锐意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敬请读者关注。

**忠诚篇**

**寻路**

上任后的毛丰美认识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村民看到希望，把大家的心气儿先提起来。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大队长这个担子真落到肩上，毛丰美仍然感到分外沉重。

八山半水一分田，这就是大梨树村的全部资源。

“一分田”，就算能翻过来两面种，又能打出多少粮食？况且，当时粮食很不值钱；再说那“半水”，实则就是一条山间小溪，由于前些年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夏季洪水来的时候，两岸庄稼都被冲跑了，河道冲宽到几十米。而到了少雨季节，河流变成了一条线，有的时候还会断流。“半水”很难做出文章，剩下的就是那“八山”了。山确实不少，连绵数十里，可这些山全是“穷山”，不像对面不远的凤凰山，有悠久的文化、奇秀的景色，能吸引大批的游客，就是凤凰山下的那些石头，也都是清一色的花岗岩，劈开就可以卖钱。可大梨树村的山，没有矿产，没有森林，连山上的石头都是不成材的火山岩，除非……除非这些山都变成花果山！

毛丰美是不是当时就有了建设花果山的设想，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即便他有了这个设想，当时也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候大梨树村民的心早散了，没了心气儿，哪儿来的干劲？再说了，那时候大队很穷，干部的工资都得由村民来凑，想治山连工具和开山劈石的炸药都买不起，还谈什么花果山？

上任后的毛丰美认识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村民看到希望，把大家的心气儿先提起来。怎么提？他想到上任时对村民们做出的第一个承诺：这一届村干部的工资，再不向村民摊派，要由村干部们自己解决。他知道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话，因为从有生产队那天起，大队干部的工资就是向村民摊派的。但是，他的这个承诺必须兑现，他要让大梨树的村民看到，毛丰美说话算话，说到就一定办到。只有让村民们信服了，他的话才有号召力，才可能把大家的心气儿提起来！

大梨树村唯一的自然优势就是离县城近，20里地，骑自行车半小时就到了。毛丰美认定，城里人多钱多，机会也一定多。于是，他骑上自行车，一趟一趟朝城里跑。没多久，毛丰美真就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毛丰美发现，县城市场上外地的产品越来越多，比如山东的大蒜、辽阳的大葱、黑龙江的土豆、吉林的小米……观察了几天，他发现这些产品销路还都不错。毛丰美想，既然有人把这些产品运过来，就说明有利润可赚，这些产品销路好，我们为何不能搞一些回来卖呢？经过反复比较，毛丰美决定在损耗小风险低的土豆和小米两个品种上下手。可是跟卖土豆和小米的人打听产品来路，人家都不肯告诉。这难不倒毛丰美，他直接跑到铁路货运处，从产品的发货签上找到土豆和小米的发货地址。

听说要外出倒腾土豆和小米，大队班子的几个成员都一时转不过劲儿来。这要在过去，可就是“投机倒把”呀！也不怪几个班子成员有顾虑，“四人帮”时期，“投机倒把”可是个骇人的罪名，轻者被批斗，重者要锒铛入狱呀！毛丰美开导大家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大包干”都让搞了，还有什么不让搞的？有的干部提出，上级没有规定呀。毛丰美说，上级能出规定，也不会出那么细，不会规定哪些让搞哪些不让搞。再说了，就算能出得那么细，我们也等不起，咱们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反正我们是为集体赚钱，又没朝自己腰包里揣，出了事也没多大。就算哪一天真出了事，你们都推到我头上，由我一个人担着。就这样，毛丰美和班子成员一起，东挪西借筹到了4万多块钱，毛丰美带上了三个村干部，坐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

入夜，列车在黑暗中咣咣当当朝北行进着，同行的三个干部已经进入了梦乡，毛丰美却没有一点儿睡意。这是他第一次外出做生意，又是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生意，他要把能想到的都想到，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用什么办法应对。

毛丰美等人终于找到了供货方，为了省出钱来多买些土豆回去，他们就蹲车站，啃饼子，喝凉水，历经千辛万苦，第一批土豆终于运了回来。毛丰美带着班子成员，满街批发土豆。卖得差不多了，毛丰美留下几个人扫尾，又带着其他人奔向吉林，去倒腾小米。到了吉林才知道，小米比土豆贵得多，带去的钱装不了一个车皮。发零担，运费要贵出很多，运期也得不到保证，装半车皮运回去，成本太高也不合算。怎么办？毛丰美就和供货方商量，要赊些货回去。供货方对这个带着班子成员出来为集体赚钱的大队长本来是充满敬意的，但把几万块钱的货赊出去，还是不敢承担这个风险。毛丰美看出对方的心思，便进一步做工作：“你放心，我们都不是骗子。”

供货方说：“我相信你们不是骗子，可这些货一旦赊出去收不回来，可咋办？我手里没你们一点儿抓挠哇！”

毛丰美说：“我把两个村干部留在你这里，就当拿人抵押了。等我把货卖完，把欠你的货款还了，再把人领回去，这总行吧？”

供货方被毛丰美说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办成的事办成了！毛丰美把赊来的小米运回了县城，待小米全部售出，又带着钱去把两个干部“赎”了回来。就这样，几趟倒腾下来，扣除了各种花销，净赚了1万多元。

这次生意做下来，不仅为大队赚到了钱，让班子成员领略到了毛丰美的胆识，使班子更团结、更有凝聚力，也让大梨树的村民看到了毛丰美的工作魄力和说到做到的坚定意志。他们开始信服毛丰美，心气儿也开始慢慢提起来了。而毛丰美本人也通过这几次北上开阔了视野。生意没有受到挫折，他也没有受到大家的责难。这次经历也让毛丰美认识到，党的政策真的放宽了，农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接下来，更应该放开胆量，放开手脚去大干了！

**小旅店**

“要是在过去，肯定不让。现在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我们就要敢想、敢干！”

倒腾土豆、小米赚到了钱，班子成员都有了兴趣，他们和毛丰美说，干脆，咱们选几个人，专门在外倒腾紧缺产品吧！毛丰美原来也有这个想法，可后来发现，这个来钱道别人也发现了，挤进这行当的人越来越多，东西多了不值钱，利润越来越低，没啥账算了。

毛丰美明白，干啥都得抢个先，大伙儿都抢着干的事当然没钱赚了。他对班子成员说：“没利润咱就别干了，万一再赔了就不上算了。”

“可不出外倒腾再到哪儿赚钱呢？”有人问。毛丰美说：“来钱道儿肯定有，不过得咱们去找，它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毛丰美又开始骑着车子朝城里跑了！大家知道，他这是又在寻找新的来钱道儿了。

实际上，几趟黑龙江、吉林跑下来，毛丰美已经有了个新想法，不过这想法还不成熟，他要反复考察，再确定这事做得做不得。原来出差过程中，他发现车上的人比过去多了，出差的、办事的、出外倒买倒卖的，车上挤得满满的，站前的小旅店也住得满满的。当时毛丰美就想，可不可以开个小旅店，花销少，又有钱赚，关键是开旅店稳当，只赚不赔。再说，旅店开起来，只用很少的几个人去管理，也不用牵扯太多的精力，很划得来。

几趟城里跑下来，毛丰美心里有了底：车站人流不见减少，站前的小旅店还就那几个，打听后才知道，私人不许开旅店，仅有的几家旅店也都是饮食服务公司开的老旅店，没听说有张罗着开新旅店的。趁着别人还没发现这商机，得赶紧下手。

回到村里，毛丰美跟班子成员说：“咱们倒卖土豆小米，那要跑着赚钱，还要担着风险。开小旅店，可是坐着赚钱，而且是稳赚不赔。”

有的班子成员有顾虑：“咱们农村人，进城去开旅店，能让吗？”

毛丰美说：“要是在过去，肯定不让。现在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我们就要敢想、敢干！”班子成员仍不放心：“可没听说有农村人进城开旅店的呀？”

毛丰美耐心对他们说：“没有村干部为集体出外倒腾土豆小米的，我们不是也干了吗？党的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宽松，可党中央是制定大政策的，到了我们这儿，就要自己领会。凡事要想在前，干在前。就像倒腾土豆小米，咱们干那时候还赚钱，现在，一窝蜂去干了，还有钱赚吗？”

毛丰美最终说服了班子成员，第二天，他就带了几个人去城里，给小旅店选址去了。

小旅店选址很重要，当然离车站越近越好，可离车站近的房子房租都贵，合适的也少。离车站太远的肯定不行，上下车的旅客够不上。只有那些离车站不算近，但又是上下车旅客必须经过的地方，房租还不能太贵，才最适合作为小旅店的店址。根据这个标准，毛丰美大致在车站附近划定了几个区域，大家分头去摸底，最后到一起碰头。经过反复筛选，确定店址。要签合同了，毛丰美说，别忙，认准了，再签合同不迟。大家问还有什么事，毛丰美说，开旅店得有执照，签合同就得给人家钱，万一执照拿不到手，钱也拿出去了，事不就麻烦了吗？这时大家才想到，忙了一顿，工商部门能不能批开这个小旅店，还不一定呢。

虽然在班子成员面前说得挺有底气，可进了工商部门，毛丰美心里还是有些打鼓。果然，把大队介绍信递上去，工作人员瞅瞅毛丰美问：“你们要到哪儿开旅店？”

毛丰美镇定地说：“站前。”

工作人员再看看毛丰美：“站前是城里呀！”毛丰美点点头：“我们就是要到城里开旅店。”

工作人员把介绍信扔给毛丰美：“没办过。”毛丰美忙说：“同志，你给我这办了，不就办过了吗？”

工作人员不再理会毛丰美，毛丰美知道再说也没用，这事要解决，只得找工商部门的领导了。好在经过一番争辩后，工商部门领导最终同意给毛丰美办执照，条件是：一旦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不许村里到城里开旅店，执照就得收回。

执照拿到手，一块石头落了地，毛丰美马上和房主签下合同，张罗着装修旅店。那时候的装修很简单，盘一铺大炕，打上单间间壁，抹上灰棚，单间内贴上花墙纸，装修就算完成。村里瓦匠木匠都有，调几个好手，几天下来，装修完了。毛丰美专门在村里选了几个肯吃苦的女同志做旅店服务员，并要求她们一要热情，二要勤快，把旅店当家，拿客人当亲人。

要开业了，毛丰美又想起一件事，他嘱咐，旅店里的炕不能烧煤，一定要烧柴火，烧煤虽然便宜，但有风险，他听说过客人在旅店里煤烟中毒的事，要保证客人安全，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

一切安排停当，一个名叫“新凤”的旅店在城里火车站附近开张了。新店面、新牌匾、新屋子、新被褥，开业当天，旅店客满，那以后，天天满员。就是这个小旅店，当年就为村集体赚了2万多元。

**为民篇**

**小村“总理”**

在调研的同时，对群众的每一个疑问毛丰美都尽力解答，努力做一个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愿望的传递者、百姓利益的维护者。

自1980年毛丰美这个“赤脚兽医”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后，30多年来，他先后担任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大梨树村实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等职务。然而，在大梨树人的心里，毛丰美应该还有一个最称职的头衔儿———小村“总理”。

作为大梨树村的“当家人”，毛丰美这个“一村之长”不仅要时刻关注大梨树村的发展和村民致富等大事，还要时刻操劳村民们遇到的诸如冬天没有棉袄穿和棉被盖了、春天种地没有钱买种子和化肥了、有病没有钱治了等诸多事情，可说是一根肠子八下扯。村民不论谁家遇到难题，只要找到毛丰美，他准会二话不说，能出钱出钱、能出力出力，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干不完的工作。

毛丰美的大女婿头一次上门的时候，毛丰美正在村里忙着建果园的事，中午饭桌都摆好了，还不见他的影儿。好不容易人回来了，进门后还在寻思着工作，和女儿对象打了招呼后，刚要坐下吃饭，电话铃响了，他撂下电话又去办村里的事了。

2002年4月，正在村里为迎接“五一”黄金周、忙于完善旅游景观建设的毛丰美感到胃疼难忍，到医院检查时胃已经肿得连窥管伸进去都困难。医生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胃窦炎引起的水肿。因为放心不下村里的活儿，他不顾医生的劝阻，简单处理一下便又匆匆赶回了村里。

还有一年冬天，外面下着漫天大雪，毛丰美挂完吊瓶后，习惯性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手套，要到村委会上班去。爱人丁桂清看见毛丰美脸色苍白、憔悴的样子，便用商量的语气劝阻说：“老毛啊，咱今天不去上班，在家里歇一歇呗。”毛丰美不高兴地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啥不去上班？村上还有那么多事儿等着我去处理，你让我在家里歇着，我能歇得住吗？”毛丰美一边往外走，一边又语气很重地说了一句：“赶明儿你别再跟我说‘歇着歇着’这种话了，我不愿意听！”丁桂清的眼泪一下子气了出来：“毛丰美，你说的这是啥话，我这不是心疼你有病，才让你在家里歇歇吗？你说谁像你，有病还硬扛着，你是铁打的呀？再说，我就不信，这大梨树离了你还不转了？”毛丰美说：“对，大梨树离了我就不转了！”丁桂清上前拉开房门，指着外面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的鹅毛大雪，几乎喊着说：“那你就逞能上班去！你看这么大的雪，道又滑，不好走，你要不小心磕倒了怎么办？”毛丰美硬邦邦地说：“那我就爬。”毛丰美撂下这几个字后，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漫天飞舞的大雪之中。望着毛丰美清瘦的背影，丁桂清赶忙擦了一下眼睛，连围巾和手套都没顾得上戴，撵了出去，顶着大雪，把身体虚弱的毛丰美一直送到了村委会大楼里，这才放心地回家。

在大梨树村，毛丰美关心群众的事，数不胜数。和他一起共事的村干部史淑云得了重病，他想方设法帮助凑足了手术费，及时从死神的手里抢救回了史淑云的生命。村民黄殿琴繁育的西红柿种子卖不出去，急出了满嘴大疱。毛丰美一边劝慰她不要着急，一边帮她在报纸上登广告，结果三分地卖出了700多元钱。村民王德林是个有名的“耍钱鬼”，嗜赌如命，毛丰美不厌其烦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硬是将他从赌博的歪门邪道上拉了回来，又指点他学开车、搞贩运，使他重获新生。十三组的村民王福清患上乳腺癌后，同样身患癌症的毛丰美一次就为王福清买了2万多元钱的药，送到了王福清的家中……

1993年，毛丰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这个小村“总理”管的事儿更多了，管的面儿也更宽了。为了履行好代表职责，他坚持深入村组、深入农户家中，在调查研究中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深入思考后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建议和议案。群众的每一个托付、每一个心愿他都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小四台子村的王凤兰患病多年，他们村里没有诊所，每次打吊瓶都要到邻村去，一个来回要走一个小时，她问我，啥时候他们村也能建个诊所。”“张素芹来找我，她说：‘家里想搞个小苗圃，去信用社贷款才知道，利息要将近1分钱，比城里还要贵。’”20年来，毛丰美的民情笔记一共记满了18本，全部都是他常年走访各个村落积累下来的调研素材。在调研的同时，对群众的每一个疑问他都尽力解答，努力做一个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愿望的传递者、百姓利益的维护者。

毛丰美的事迹被各级媒体刊播后，许多人都记住了毛丰美的名字。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辽宁省盘锦市的农村有一户人家，夫妻俩经常吵架，有时还会动起手来，家庭“战争”不断。后来，女方实在无法忍受了，带着两个孩子，到离家数百里开外的辽东大梨树村来找毛丰美。她半夜的时候才找到了大梨树村，值班的村干部先将她们娘仨儿安顿下来，第二天早晨给送到了毛丰美家。毛丰美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在交谈中，女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她想让毛丰美帮助自己在大梨树租个房，再给自己找份活儿，靠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毛丰美听后，像一个既体贴又善解人意的老大哥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女方的工作。对她说，我可以安排你工作，可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又租房、又打工多么不容易啊！再说，你这么一声招呼不打地跑出来，家里人该多着急和担心啊！毛丰美的话，句句说到了女方的心里，她开始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后悔，表示回去一定好好过日子。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毛丰美特意让家人给她们包了顿上车饺子，还把自己当选劳动模范的500元奖金塞给了她，以备路上不时之需。爱人丁桂清善意地埋怨他说：“你看看你，这帮了人还得倒搭钱。”毛丰美豁达地说：“咳，不就是500块钱嘛！权当我这个劳模奖励给她了。”

毛丰美常说：“我是党员，就要严于律己，就要与‘众’不同，绝不能给党抹黑。”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毛丰美如果不是这么拼死拼活、累死累活地干的话，大梨树村哪有今天啊！

在毛丰美这个当之无愧的小村“总理”的带领下，昔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村集体负债累累的大梨树村走上了富裕路，一跃成为“辽东第一村”“中国最美乡村”“全国文明村”，成为闻名全国的新农村建设典范。毛丰美用自己的一生缔造了一个传奇，从“一村之长”到“中国功勋村官”，他的人生足迹和事业成就闪亮而又辉煌，充满了正能量。

**病魔**

“我的病家里人知道就行了，别往外说，别让老百姓跟着担心，别让朋友和领导为咱们的事儿操心。”

毛丰美身体不好，大梨树村的老百姓都知道。

毛丰美身体好，是以前。村书记虽然官儿不大，可是也管着几千口人，村干部摆起谱来，那也是很有市场的。毛丰美没有官架子，以前村里搞会战、修山治河，他都冲在前边。这些年，毛丰美的身体越发不好了。与他同龄的，只干体力活，六十多了还是好劳力。毛丰美不仅要干活，还要想事儿，管事儿，协调各种关系，累脑子、熬心血，身体每况愈下。

毛丰美性子急，为工作着急上火落下了一身病：冠心病、胃炎、胃溃疡、咽喉炎、颈椎病、前列腺炎……但只要顶得住，他就对自己的病绝口不提。他一年能有两个月挂着吊瓶，却从没有老老实实躺着挂过，总是一边打点滴，一边忙工作。

2009年底，一个坏消息瞬间传遍了全村：老毛书记患癌症了———结肠癌。

这个噩耗仿佛晴天霹雳，炸得全村人一时缓不过劲儿来，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毛丰美是村里老百姓的“主心骨”，村里、家里有什么事儿，只要老书记在，找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要是老书记走了，村里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大梨树村的将来怎么办？每个大梨树村民都有一百个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老书记的病能不能治好。

早在2007年夏天，毛丰美经常腹泻，做检查时发现肠道有斑痕。医生说必须每年做一次肠镜，防止病变。毛丰美忙啊，医生关于复检的要求忘到了脑后。这一拖，就到了2009年。

2009年9月，毛丰美带病到大连考察旅游项目，司机小王看出了问题。老毛书记面色很不好，说话无力，仿佛有什么事儿在躲着自己。小王心里有了不好的感觉。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老书记的坐垫已经染红了，小王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急忙问：老书记，你没事儿吧？毛丰美顺着小王的眼神也看到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没事儿，我套了三层衬裤也没好使，把坐垫弄埋汰了，对不住啊。毛丰美有些担心，他和小王说，等忙完这几天我真得上医院看看了。谁知一拖又是3个月，便血越来越重的毛丰美被确诊为结肠癌。

同行的人知道，老书记的病重了。

毛丰美的病都是累的，着急上火得的。这么一大摊子，老毛书记放不下。尽管从一线退下来，可是他是村里重要的参政议政人。从小处说，对大梨树，对每条沟、每条岔、每户人家，毛丰美都太熟悉了，包括这些年在大梨树买了房子的城里人，毛丰美心里都有数。大家想什么、盼什么，毛丰美都知道。往大处说，国家的宏观政策、农民的普遍需求，毛丰美心里有数。不光有数，毛丰美还得为大家指路、出点子。心里有事儿，还是一个较真的人，毛丰美要研究、咨询、探讨、出谋划策，他是真的着急。这一急，能不上火吗？小病不治大病拖，一拖再拖，铁打的人也扛不了啊！

转过年，2010年1月，毛丰美去北京做结肠癌手术，医生要求做12个疗程的化疗，而毛丰美为了不耽误村里的工作和参加人代会，做了5个疗程就放弃了。毛丰美跟家里人说，我的病家里人知道就行了，别往外说，别让老百姓跟着担心，别让朋友和领导为咱们的事儿操心，我的病毕竟是个人的事儿，是小事儿。人早晚都得走，六十走是走，七十走是走，八十九十一百，该走还得走，我现在走，这辈子也值了。

2012年，毛丰美的肿瘤扩散了，在上海治疗时，医生看了毛丰美的片子，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晚才来，是不是家里太困难了。得知毛丰美的情况，医生感慨地说，他这病就是耽误了。即使这样，为了能保证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人代会，毛丰美又放弃了手术，选择肝部介入保守治疗。那段日子，由于肝部胆管出现堵塞，毛丰美全身瘙痒，每天睡眠不足3个小时，身上挠得红一块紫一块。痛痒难忍时，毛丰美在嘴里咬根牙刷，强忍住瘙痒，仍在病床上斟酌、修改着准备提交给大会的建议。老伴知道毛丰美的性格，出门一定要穿戴好，这代表着大梨树村的形象，也代表着老毛新型农民的形象。但是老伴看着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的毛丰美，急忙给女儿打了电话。

出门的早上，毛丰美穿上西服，照照镜子，忽然问道：这西服怎么变新了？女儿笑了，说：爸，前几天知道你要开会，我拿到干洗店干洗了，重新熨烫了，我爸穿西服就是精神！毛丰美笑着说，这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就得精精神神儿的，才能代表咱新型农民的形象。

毛丰美坐上车走了。家里人送他到门口，直到车拐个弯看不见了才回屋。门一关，毛丰美的三个孩子和老伴抱头痛哭———毛丰美穿去开会的衣服，是老伴让女儿新做的。这几年受病魔折磨，毛丰美瘦了很多，原来的衣服穿身上肯定又肥又大，怕他发现自己身体变化，女儿就按原来衣服的样子悄悄重做了一套，尺码足足缩小了一号。

开完人代会从北京回到沈阳时，毛丰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有关部门决定借救护车送毛丰美回大梨树村，毛丰美百般阻拦，不想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待遇。一位老领导说，老毛，你对人大工作作了这么大的贡献，你就破回例吧。当救护车到了离大梨树村50公里的通远堡高速服务站时，毛丰美坚持要回到自己的车上，同行的人不同意，毛丰美却执意要下车。随行的医生也发火了，说，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大官，现在你是我的病人。就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再折腾了。毛丰美说，大夫，我求求你了。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今天，我求求你，我一定要坐在我的车上，我不能倒下，更不能坐急救车回家。老百姓都在等着我回来，我不能让村里人看见救护车，为我担心。求求你了！此时，毛丰美的眼里已经有了泪水。医生含着泪同意了。

毛丰美的车子回村了，他乐乐呵呵地走进了家门。大梨树村老百姓的心落地了。

**务实篇**

**双线出击**

“不行，这口气绝不能松！哪怕头拱地，工程也要完工。工程你们抓，钱我跑，这事没有商量余地！”

连续3年的奋战，万亩果园战役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宏伟的蓝图已现雏形。正当大梨树村村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毛丰美又有了新的设想。

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发表了谈话，进一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毛丰美，使他感受到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都可以大胆地想、大胆地试。毛丰美的胆气更壮、底气更足了，他觉得，一直在心里酝酿着的又一个重大项目终于可以实施了。

万亩果园战役打响以后，毛丰美朝城里跑的时间少了，但只要进城开会，他必到宾馆去看看，了解一下经营情况。还有一个地方他也常去，就是距离宾馆不远的那个自由市场。

改革开放之后，自由市场越来越繁荣，开始只卖些蔬菜、水果、粮食之类的农副产品，毛丰美他们当年倒腾回来的土豆和小米，大部分就是在这里卖掉的；后来品种越来越多，发展到衣帽鞋袜、日用品、五金家电、床上用品等，小市场成了露天大商场，规模也越来越大，开始只占一条小街，后来占去了整条街道，并延伸到胡同里去了；市场上人少的时候上百，多的时候上千。别人走到这里，看到的是热闹，毛丰美走到这里看到的是商机。由于市场是露天状态，卖货的买货的，夏天要顶着烈日暴雨，冬天要忍受着严寒风雪。毛丰美想到，要是建一座封闭的大市场，不仅会让卖货的和买货的有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同时会大大提高这个市场的名气和人气，而建造者也可以得到稳定的摊位收入。这真的是个不错的商机，但一想到这项目的规模、动迁面积和所需的巨额资金，毛丰美还是犹豫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如今，毛丰美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开始做立项报告，跑各级领导机关，跑银行。他请求各级领导的支持，求得银行支持。

尽管各级领导已经对毛丰美的敢干敢闯作风有所了解，但当一个耗资1500万元的项目报告摆到面前，他们还是大大吃了一惊。1992年，1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5亿元，领导们劝毛丰美要慎重些，这是毛丰美早预料到的。于是，一笔笔账算下来，最后领导都觉得这事特别值得去干。就这样，毛丰美到各个相关的领导机关去跑，给各级领导去算经营账，各级领导机关都顺利通过了，相关的手续也都顺利拿到了手。

接下来要跑银行，银行的“关”就不如领导们的“关”好过了。银行有内部规定，大梨树村这个项目太大，贷款数目过多，出于控制风险考虑，他们不敢一下贷出那么多钱。毛丰美只能化整为零到多家银行去跑，但是进展也不是很顺利。眼见开工在即，资金仍有很大缺口。开不开工？不开工，一耽误就是一年；开工，到时候资金不到位，搞个烂尾工程可就更糟糕了。毛丰美反复权衡，觉得这事要干就得下定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他对班子成员讲，开弓没有回头箭，利用自有和贷来的部分资金，先开工。资金缺口由他继续跑。

毛丰美一声令下，工程立刻上马，班子成员分了工，边拆迁，边打基础，边进料，建筑队日夜加班建设，毛丰美跟他们签下合同，必须在7个月内拿下全部工程，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工程开工，资金缺口就如一个炸药包点着了引信，危机感压得毛丰美吃不好睡不下，夜里想主意，白天出去跑，身体本来瘦弱的毛丰美出现了严重贫血状态，面色苍白、头晕、乏力、气短、心悸。妻子心疼他，群众也心疼他，但都知道他的性格，劝也劝不住，只能由着他了。终于，一次去省里争取资金的路上，毛丰美挺不住了，几次出现近乎昏迷的状态，司机觉得情况不好，中途直接将车开进了本溪市医院。医生检查后，嘱咐这个病人需要住院治疗。毛丰美想到已经和省里领导约好了，坚决不肯住院。医生最后只能给他开了药，看着他举着吊瓶，重新上了车。

班子成员见毛丰美压力太大，便和他商量：“不行就缓一缓吧，工程今年完不了，明年接着干。”毛丰美立刻严肃地说：“不行，这口气绝不能松！拖后一年，就要损失一年的摊位收益，还得多付一年动迁户租房费用，还要多付一年银行利息，这个损失大去了！哪怕头拱地，工程也要完工。工程你们抓，钱我跑，这事没有商量余地！”

7个月过去，大梨树人又一次创造了奇迹，1.5万平方米的封闭式贸易大市场拔地而起，取名为凤泽大市场。

凤泽大市场年营业收入2亿元，2000多名下岗职工在这里重新就业，每年为国家创造税收200多万元。

凤城人从此有了新的购物中心。一段时间内，“逛凤泽”成为城乡居民休闲购物的最佳选择。那些日子里，凤泽大市场俨然成了凤城的“王府井”。

凤泽大市场的建成，从经济上保证了万亩果园项目能够持续发展。从建成小旅店和大宾馆时起，毛丰美就尝到了以商养农的甜头，在抓万亩果园项目的同时，他不忘坚持“双线出击”。在后来的几年间，大梨树村相继办起了铸造厂、缫丝厂、服装厂、电熔镁厂、工业硅厂、钛铁厂等十几家企业，使村集体增加了收入，也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许多村民进城进厂，当上了白天上班、早晚务农的“业余农民”，村富带民富，实现了村民命运的整体改变。

人们钦佩毛丰美，觉得他是个能人，万亩果园抓起来了，外边的商业项目也都搞得挺红火，可毛丰美为此花费多少心血、出了多少力，只有最懂他的大梨树人知道。

**清廉篇**

**一封举报信**

调查组人员喜出望外，查腐败，查来查去，不但没查到问题，竟然查出一个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好典型。

1992年春的一天，在凤城城乡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辽宁省纪委和丹东市纪委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调查凤城县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毛丰美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纷纷议论着、猜测着。

有人说，肯定是毛丰美有问题，而且问题不能小了，不然，怎么能惊动省市领导呢？据说，还是中央领导指示省市领导来的，这下毛丰美算是玩儿完了。

原来，乘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毛丰美决定在城里建一个大市场，就是现在坐落在火车站前的凤泽大市场。

建凤泽大市场，可比当初建龙凤宾馆难多了。因地处火车站、汽车站，不说立项、论证、筹集资金等困难，单单134户动迁就够毛丰美喝一壶的了。这些动迁户，占天时地利，多数人家做买卖。尽管按政策不但给他们解决住房，安排他们就业，并在租赁柜台、减免场地费用等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条件，但一些人仍然想不通，最起码心理就不平衡。

为了阻止毛丰美建商场，有人不惜血本，给每人发100元，几十号人乘着一辆车到大梨树村，在毛丰美家的门前呼喊口号。村里的人一见，纷纷上前据理力争，那些人理屈词穷，只得回到了城里。

无理的要求达不到，恐吓又不好使，得想另外的招儿了。这100多动迁户聚在一起商议，有人就出主意说，要想达到目的，最厉害的招儿就是把领头的毛丰美扳倒，扳倒了他，商场就建不成了。对，写举报信，告他。

于是，一封由134户联名并摁上手印的举报信就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信中说，凤城满族自治县凤山乡大梨树村毛丰美买通了县里的城建规划部门，不顾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不好好在农村种地，执意要进城盖商场，严重破坏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毛丰美是借着盖商场之名行捞一把之实。信中详细列举了一笔笔收受承包商的贿赂和动迁中贪污的金额，还说毛丰美一向专横霸道，欺上瞒下，大梨树村的村民也反对毛丰美，只是敢怒不敢言。总之，毛丰美是一个典型的腐败分子。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到举报信后，立即责成辽宁省纪委和丹东市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凤城进行调查。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调查组到凤城后，决定先从大梨树村开始。事先通知毛丰美，要配合调查组工作，这几天就不要回大梨树了。

毛丰美心里自然明白，就继续在工地上忙碌着。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坚信自己干的没有错，相信组织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调查组来到了村里，立即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在村里，调查组的同志没有看到举报信里所说的人人自危、个个战栗的情形。这里的村民有的在地里整地，准备着春耕生产，有的在村办企业上班，有的在果园里干活，还有的在盖新房，老人看家，儿童上学，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这是一个和谐、平安、充满生机的北方村庄。

调查组先后找了70多人了解情况，这些人中有村干部，也有村民。他们用亲身经历的事实，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书记毛丰美是一个好干部。

调查组由精通审计、财会的人员对村里近几年来几乎全部的账目仔细查了个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调查组最后认为，举报信上举报的内容严重失实。毛丰美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是一个勤恳、务实、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农村模范基层干部。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大梨树村党委在预防干部腐败问题上有一套独特的做法，那就是村干部对于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无法回绝或不便回绝的不正常资金，一律交村财务收存，待适当的时机退还；如果实在无法退还，则作为村集体的资金使用。当时还没有“廉政账户”一说，大梨树村无疑开了一个先例，毛丰美以及其他村干部上交的款项一笔笔地记在村财务账上。

调查组人员喜出望外，查腐败，查来查去，不但没查到问题，竟然查出一个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好典型。

省、市联合调查组分别向中央、辽宁省和丹东市纪律检查部门的领导汇报了他们调查的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毛丰美是基层干部的榜样，大梨树村的做法值得推广，他们的事迹应该在全省进行宣传。

于是，作为廉政干部的典型，毛丰美的事迹在各级媒体刊播，全省各行各业、各级干部都知道凤城有一个廉洁从政、一心为民的村干部———毛丰美。

对此，毛丰美十分感慨地说，都说纪检委是查人的，谁都怕挨整，躲得远远的，哪想到纪检委也宣传好人好事！

1992年5月，凤泽大市场顺利开工，至12月18日正式开业。时为辽东地区最大的县级封闭式贸易商场。

翌年，毛丰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担当篇**

**两瓶污水**

“我一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全国人代会上，不然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大代表。”

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轮到毛丰美发言了，只见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两瓶水，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大声地说道：“我今天带来两瓶水，这种连牲畜都不喝的水，来开会的所有代表和领导，你们谁能喝一口？”

毛丰美为何在会场上突然拿出两瓶水，他拿的两瓶水又从哪里来的？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2007年1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毛丰美随团来到铁岭市昌图县条子河流域调研。时值严冬，本来应该在数九寒天封冻的河面，居然因为严重污染结不上冰，黑黄色的河水冒着蒸气，刺鼻辣眼的怪味随风扑来。

条子河流经平安堡乡十里村。在十里村村民尹淑霞的院子里，女主人对毛丰美说：“这水就是腥，也就怪了，本地的牲口喝这水，外地来的牲口都不喝，闻闻味儿就走了。”毛丰美又进了一户人家，刚进大门，这家的老汉对毛丰美说：“这些年，来我们村的人不少，可都不顶事儿。我们盼呀盼呀，也没盼出个头。今天这个事儿你们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我给你们下跪，一辈子感谢你们。”据老汉介绍，就算是用处理过的水，煮出的大米都是浅红色的，泡出的茶水是黑褐色的。这里的水，沿河18个乡9万多村民已经喝了10多年了。部分村庄的村民最高寿命才65岁，多年来青年参军，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本地的小伙娶媳妇儿都困难。村里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搬走了。

条子河流经吉林、辽宁两省，上游吉林省四平市多家化工厂排放大量污水，却因为跨省的缘故迟迟无法协调治理。毛丰美了解治理的难点之后急了，他对乡亲们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全国人代会上，不然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大代表。”临走前，他要来两个矿泉水瓶子，分别装上腥臭发黄的河水和过滤3次后仍呈白色的井水。

就这样，毛丰美带着两瓶污水来到了北京，来到了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会场。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毛丰美用大嗓门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地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环保工作。可为什么条子河流域的污染问题经多部门长期协调，至今得不到治理？”讲着讲着毛丰美就站起来了，“今天我带的两瓶水，一瓶是河里的，一瓶是井水过滤好几次的。这种连牲畜都不喝的水，来开会的所有代表和领导，你们谁能喝一口？可这水老百姓已经喝10多年了。”毛丰美越说越激动，当着众多代表的面儿拍了桌子，眼睛都有些红了。随着他手势的变化，原本梳理整齐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在场的代表看着桌上的两瓶水都默不作声，会场一片沉寂。过了片刻，在场的国务院领导说：“老毛，这两瓶水你给我，我带回去一定给你落实。”

在这次人代会上，毛丰美的《关于加大力度治理跨界污水的建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把条子河综合治理工程纳入到议事日程，安排资金在污染区域打了50多口深井，直到群众的饮水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2012年12月4日，毛丰美当选中国“年度法治人物”，主持人王小丫问他有没有想过能成为“2012年度法治人物”，他说：“那我可没想到，我就寻思我是人大代表，我没寻思整这么大，没寻思。”

在颁奖典礼上，中央电视台栏目组有意安排一位农民给毛丰美这位农民代表颁奖，最终选定让尹淑霞为毛丰美颁奖。在颁奖之前尹淑霞也带来了一瓶水，这瓶水是她们家现在喝的。毛丰美接过尹淑霞递来的水，冲着舞台的灯光照了照，说：“你这水透亮，赶上卖的矿泉水了。”接着毛丰美喝了一大口，连声说：“甜，真甜！”

**第一次履职**

**“我是农民代表，我得替农民说话啊！”**

1993年的春天，毛丰美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消息传到大梨树村，全村老百姓又是意外又是惊喜：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真的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了！

毛丰美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十分复杂。他在高兴、自豪的同时，还隐隐地感到担忧、不安和焦虑。自己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到底能不能当好万人瞩目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5日就要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能够拿出一个有分量的建议或议案向国家提交吗？而最让他这个初次履行职责的农民代表着急上火的是，如果空着手去参加会议，只是去人代会上走个过场，举完拳头、吃完馒头就回来，好像上北京去旅游了一趟，那自己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不就成了摆设了吗？！

知子莫如父。毛丰美的老父亲毛福胜看儿子心事重重，语重心长地跟毛丰美说：“丰美啊，别看你这几年又修龙凤宾馆、又修凤泽大市场的，在咱们这一片儿算是个名人了，可你这回当上了全国人民的代表，要上北京去开会了，想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可就不是你大梨树这一亩三分地了。丰美啊，古代那皇城都是考状元的人才能进的，不是咱这山沟旮旯里的人想进就能进的。你这回上北京去开会，也像进京赶考一样，可别考砸了，给咱毛氏列祖列宗丢脸事小，给大梨树人、给那些看重你的人丢人事大。”

听了老父亲的这一番字字在理、句句在情的话，毛丰美心里更沉重了。半夜实在睡不着觉了，他索性起身把灯打着，拿起笔和本，在桌前琢磨着建议的内容。他想了一些题目，但都觉得不理想。这时爱人丁桂清从睡梦中醒来，说：“看你，还在写。大半夜点灯熬油的，也就是咱家吧，要换我娘家那儿，早就不干了。”“为什么？”毛丰美随口问道。“电费贵呗，1度电一块二呢！”丁桂清接着说，“有些困难的人家儿，吃完晚饭后，早早地就躺下了，根本就舍不得点灯。”

说者无心，听者留意。毛丰美把爱人这句话记在了小本子上。

由于是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代会，代表需穿得整齐、庄重一些，省人大给每位代表都提前量身定做了一套西服。毛丰美没穿过西服，不会系领带，就请了村里的一个人教他。那个人把领带扣给毛丰美打好后，端量着说：“毛书记，你穿上这身衣服，格外精神。”那人又半开玩笑地说：“不过怎么精神，你也是个农民，到了北京，可得替我们农民多说话啊！”

“对呀，我是农民代表，我得替农民说话啊！”这句话提醒了毛丰美，他脑海里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爱人丁桂清的话。农村电费那么高，比城里贵几倍，都成了农民的负担了。我要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毛丰美说干就干，当即马不停蹄地到大梨树周边的村镇搞调研，挨家挨户搜集“意见”。他发现很多困难的农民家里晚上都点蜡烛或煤油灯，即便有的家点电灯，也在墙壁上掏个窟窿，安上一片玻璃，里外间都能照着。有的家买了电视机，也不敢看多长时间。结果一到夜晚，村子里黑乎乎一片，连个亮儿都没有。而且，有的农民加工米面时，为了省钱，干脆不用电，而是用柴油机拉电磨。在村民于进阳家，他直截了当地对毛丰美说：“我有想法，我觉得电价太贵，不公平。凭什么他们城里人用1度电才三毛来钱，我们用1度电就得一块多钱，这太不公平了！”又说：“你到村里的小卖店问问，他们什么货好卖，是蜡烛和煤油啊！”

为什么农民的电费这么贵呢？带着这个疑问，毛丰美又到城里的供电局、农电局等单位去调研，了解到农村的许多电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各社队自己建设的，当时的设计标准低不说，经过20多年的使用老化严重，电力输送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这些电路损耗国家不补贴，全都算在了电费里由农民承担，以至于农村的电费比城里贵了三四倍。

毛丰美调研回来后，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了《关于降低农村电价、统一城乡电费标准的建议》。

到了北京后，毛丰美一看参加会议的有3000多名代表，心里又忐忑起来。这么多的代表，一人提一个建议的话，就是3000多个，那我这个农民代表提的建议会有人听，能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吗？

幸好，毛丰美这个兽医出身的农民在来之前就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主管农业的国务院领导来辽宁代表团和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毛丰美做了重点发言，他讲述了农村的用电情况和要求降低电价的理由。最后，毛丰美动情地说，在我们辽宁的许多农村，因为电费比城里贵了八 九毛，农民都不敢点电灯了，有的收入低的人家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点煤油灯。这种灯的亮小，小孩子写作业鼻子都快贴到本子上了，而且还要闻着呛人的煤烟味儿，小鼻孔里的鼻涕都是黑的……这改革开放都十好几年了，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可我们农民还用不起电。看着那些孩子，我心里不好受啊！说到这里，毛丰美声音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场的国务院领导听得十分动容，立即责成国家农电局妥善解决农民的用电问题。

毛丰美在北京开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回到凤城还不到3个月，辽宁省农电局的有关领导就专程赶到大梨树村，向毛丰美反馈全省农村电网的运行和整改情况。3年后，中央开始加大农村电网改造的力度。此后的10年间，国家陆续投入了3000多亿元启动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城乡电费的同网同价。

 (图文均由丹东市委组织部提供)